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通鑑卷第九十九 宋紀九十九 起 彌聞協洽七月 盡 八月凡二月

宋紀九十九

起 彌聞協洽七月 盡 八月凡二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

建炎元年

金天會五年

秋七月己丑朔詔諸路常平司見在

金銀並起發赴行在

自宣和末羣盜蜂起其後勤王

之兵往往潰而為盜至是祝靖薛廣黨忠閭瑾王存之

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為上言今日盜賊

當因其力用之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

須以術制之使出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委官凡潰兵之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聽之又擇其老弱者縱之其它以新法團結擇人爲部隊將及統制官其首令皆命以官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黎驛單州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爲亂綱以爲專事招安則彼無所畏憚庚寅帝乃詔王淵討用劉光世討昱韓世忠張俊分討黎驛魚臺潰卒時昱犯沂州守臣閉門以官妓遺之乃去至滕縣掠民有董氏女色美欲妻之董氏罵昱而死自費縣引兵圍長清光世遣其將喬

仲福追擊斬之旣而用亦爲淵所殺餘悉殄平丁順嘗
爲滄州兵馬鈐轄王善雷澤尉皆以罷從軍不得志楊
進以其才爲淵所忌懼罪亾去號沒角牛兵尤眾又李
孝忠旣破襄陽擾西郡綱以范瓊反側不自安因命瓊
討孝忠使離都城且示不疑之意瓊乃將所部赴行在
而丁順等皆赴河北招撫司自效盜益衰 辛卯籍東
南諸州神霄宮田租及贍學錢以助國用 諫議大夫
宋齊愈罷職言者論齊愈在皇城司首書張邦昌字以
示議臣遂下臺獄 甲午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
使士瑀以義兵復洛州初士瑀從上皇北遷次洛州城

東五里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敵圍已合士瑀徒步抵武安縣縣官資以衣冠鞍馬少壯者百餘人從至磁州乃召集義軍以解洺圍不旬日得兵五千 附者至數萬以王江李京將之先是知洺州王麟自將勤王兵千人至大名既以母老求去帝遣之及金萬戶伊呼圍洺州麟帥軍民以城迎拜軍民怒并其家殺之獨統制官韓一在城中士瑀至邯鄲統制官李琮亦以兵會力戰破圍翼日入城部分守禦金人復來攻士瑀屬將士以火礮中其攻具復以計獲其將領乃解圍去士瑀濮安懿王曾孫也 金主賜左副元帥宗翰券書除叛逆外

戒敕勿論 乙未以范瑗爲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
同都統制 丙申詔諸路米綱以三分之一輸行在其
餘赴京師時京師軍民方闕食故命濟之仍以空舟載
六曹案牘及甲器赴行在 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言
去歲閏月得淵聖皇帝蠟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臣
卽時徧檄所部而六路之間視之漠然閒有團結起發
類皆兒戲姑以避責唯淮東一路臣親率諸司纔成紀
律今京城已失二帝播遷夫復何言然儻置賞罰而不
行臣恐諸路玩習故常恬不知畏願詔大臣案劾諸路
監司不勤王者與夫號爲勤王而滅裂者悉加顯黜以

爲將來誤國忘君之戒詔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 戊
戌朝請郎知海州魏餘言海州至登萊最近而登萊復
與金人對境近聞金人於燕山造舟欲來東南望造戈
船修樓櫓依登萊例屯兵二三千以備緩急許之 東
都宣武卒杜林戌成都謀叛伏誅 初平陽府吏張昱
巫法黜旣而亡歸聚眾數千會磁州無守軍民迎昱權
領州事金人屢過其境皆不攻至是以昱爲閤門祇候
知磁州俄金人復來磁無城不可守昱率其眾以奔金
人破磁州 淵聖皇帝自雲中至燕山府居愍忠寺
辛丑右正言鄧肅請寬斥張邦昌僞命之臣右司諫潘

良貴亦言宜分三等定罪帝以肅在圍城中知其姓名
令具上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諸侍從而爲執
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升莫儔李回是也二諸庶官及
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
尹是也三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四
事務官者金人方有立僞楚之語朝士遂私訂十友爲
不至五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乞定爲
上等置之嶺外次者其惡有三一執政侍從臺諫稱臣
於僞楚及拜於庭者如馮澥曹輔李會洪芻黎確諸人

是也二以庶官而升擢者三願爲奉使如黎確李健陳
戢者已上乞定爲次於遠小處編管時王時雍徐秉哲
已先竄乃詔吳升移韶州莫儔移惠州范宗尹朝奉郎
朱宗責衡鄂岳三州竝安置馮澥李會竝降三官爲祕
書少監分司南京澥成州會筠州居住故工部侍郎何
昌言追貶隰州團練副使通直郎新通判南劍州何昌
辰除名永州編管朝請大夫黎確朝散郎李健尚書虞
部員外郎陳戢竝與遠小監當承議郎侍御史胡舜陟
朝散郎新知無爲軍胡唐老奉議郎守殿中侍御史馬
仲朝散郎監察御史齊之禮朝請郎新知衢州姚舜明

宣教郎新知江州王侯皆降二官撰勸進文及事務官
令畱守司具姓名申尚書省唐老舜明侯皆坐嘗爲臺
官仲嘗請邦昌復辟而不自言故例貶秩 觀文殿學
士耿南仲龍圖閣學士耿延禧坐父子主和奪職奉祠
用鄧肅再疏也 壬寅侍御史胡舜陟除祕閣修撰知
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舜陟至修治城池樓櫓戰棚又
增築東西水門固濠壘以備衝擊廬人始安 癸卯尚
書右丞呂好問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好問與李綱
論事不合會鄧肅奏僞命臣僚其言事務官微及好問
帝札示綱曰好問心迹與餘人不同言者所不知仰尚

書省行下好問慚力求去且上疏自理曰昨者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避事實不為難念臣世受國恩異於

人故忍恥含垢追死朝夕不避金人滅族之禍遣使

祈書陛下天佑神助得觀今日中興之業臣之志願畢

矣若不速為引退使言者專意於臣而忘朝廷之急則

兩失其宜疏入乃有是命後思呂好問家傳罷政在七月己酉而日紀於六月癸未

七月癸卯兩書之李心傳曰致其前後當是癸卯得之而已酉出告耳延康殿學士提

舉南京鴻慶宮許翰守尚書右丞靖康中李綱與翰同

在樞府知其賢至是力薦於帝遂用之腰斬宋齊愈

於都市齊愈初赴獄以文書一緘授張浚曰齊愈不

過遠貶它時幸爲我明之此李會勸進張邦昌草稟也
時御史王賓劾齊愈未得實聞有文書在浚所遽發篋
取之賓密諭會使自辨析而證齊愈齊愈引伏法寺當
齊愈謀叛斬該大赦罰銅十斤帝曰使邦昌之事成置
朕何地乃命般之致異宋齊愈之死當時皆謂李綱所
爲張浚劾綱疏所云以私意擅殺侍
從者指此事也案齊愈首倡立張邦昌之議置之死地
不爲冤抑但綱於洪芻輩皆爲申宥而獨置齊愈極刑
齊愈實以言事忤綱者以形迹推之固難免上下其手
之誣矣浚累疏攻綱皆偏黨誣陷之詞唯此事似爲有
因故附記之

甲辰孟忠厚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迎奉元祐
皇后一行事務尚書司封員外郎楊邁沿路計置糧草
濟渡舟船 乙巳詔幸東南來春還闕時黃潛善汪伯

彥皆欲奉帝南幸李綱極論其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委而去之豈唯金人乘閒以擾關輔盜賊且將蜂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且不可得況治兵制敵以迎還二聖哉爲今之計或當暫幸襄鄧以係天下之心蓋襄鄧西鄰川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貨財東連江淮可以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今冬計且駐蹕俟兩河就緒卽還汴都策無出於此帝乃收還手詔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治宮

室又降鹽鈔錢帛付京西南路轉運副使范之才儲糧
草且漕江湖綱運自襄漢蜀貨出歸峽以實之遷戶部
侍郎黃潛厚爲本部尚書提舉巡幸一行事務膳部員
外郎陳充掌頓遞虞部員外郎李儔調具芻粟直祕閣
江淮發運副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於秋末冬初啟行
張慤言戶部財用唯東南歲運最爲大計自治平嘉
祐以前輸發運使一員在眞州催督江浙等路糧運一
員在泗州催督眞州至京糧運自姦臣變亂祖宗轉般
倉法每歲失陷不可勝計望依舊法責發運司官分認
逐季地分各行檢察催促從之 丁未詔兵部郎官太

常寺官各一員內侍二員詣京師奉迎所藏太廟神主

赴行在

致異劉觀行狀公導駕朝鴻慶宮面陳藏木主事上嗟惻就命公如京師發木主赴行在除中

書舍人李心傳云據日歷及太常寺題名觀以今年四月選中書舍人北時周望翁彥漢爲太常少卿狀誤

帝命京城留守宗澤移所拘金使於別館優加待遇

澤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謀浸漸望和爲遑奔計營

繕金陵奉元祐太后遣官奉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

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

顧惜又令遷金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金

人情款何以如是之厚而於國家計謨何以如是之薄

臣之樸愚必不敢奉詔

致異忠簡遺事云公奉詔卽出八人縱之且上表謝李心傳云

傳勇以今年十一月使還奏乞釋金使詔可明年宇文
虛中出使至汴澤在病告虛中始釋之遺事誤也今從
繫年要錄又請帝迴鑾表略云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實憂羣
臣無識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
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所以暫乞駐蹕南都以觀
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今復被恩差知開封府事到
任二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
每察人心和平逸樂官吏軍民皆稱京師朝宗之城陛
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也願陛下早降敕命示以整
頓六師謁款宗廟之日毋聽姦邪陰與敵人爲地不勝
幸甚詔賜澤襲衣金帶以張浚爲殿中侍御史詔

明達皇后明節皇后應於典禮竝依溫成皇后故事施行 己酉罷四道都總管初李綱請於陝西京東西河北東路各置制置使假以便宜遠近相援帝遂罷四總管而置諸路制置使時西道都總管孫昭遠初至河南府調陝西河北義兵合萬人柵伊陽使民入保至是昭遠改除京西北路制置使 庚戌詔諸兵八月會行在後期者必誅 癸丑衛尉少卿衛膚敏言汴都蹂踐之餘不可復處睢陽封域不廣而又逼近河朔敵易以至唯建康實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海爲東南要會伏唯觀察時變從權慮遠趣下嚴詔夙期東幸別命忠勇

大臣總領六師畱守京邑又行清野於河北山東諸道俟軍聲國勢少振然後駕還中都則天下定矣中書舍人劉珏亦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自金北歸已再逾時陛下中興亦旣數月而六飛時巡靡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邇中原雖易以號召四方但今日陳唐諸郡新剝於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財力富盛足以待敵於時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率附其議乙卯改靖康軍爲保成軍以守臣折可求言其犯年號

也 丙辰張所王瓚傅亮辭行先是李綱建議遣所亮
措置兩河乃白帝賜所內府錢百萬緡爲半年之費給
空名告千餘道又以京畿卒三千人爲衛將作官屬許
自辟置所請置司北京招諭山寨民兵俟就緒日渡河
先復懷衛滑州及真定次解中山之圍給地養民爲兵
如陝弓箭手法初靖康之割兩河也所爲御史獨建言
以蠟書募河朔民兵入援士民喜故所之聲滿河朔亮
請置司陝府從之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謂可爲將奏用
之亮復言今經制司所得兵才萬人皆盜賊及潰散之
卒未經訓練難以取勝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銳舊

以童貫賞罰不當陷於民間若厚資給以募之不旬日
可得二萬人與正兵相表裏度州縣可復卽復之所亮
旣行兩河響應黃潛善疾綱之謀建議遣河北經制使
馬忠節制軍馬俾率兵渡河有雄州弓手李成者勇聞
河朔積功爲本縣令雄州失守成妻子爲亂兵所殺成
以眾來歸累官忠州防禦使潛善令將所部與忠同擣
敵虛綱復奏以河北制置使張渙爲副於是權始分矣
曹勛自燕山間行至南都以上皇所授御衣進帝見
衣中八字泣以示輔臣 詔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杖脊
配軍營李氏私侍張邦昌及邦昌還東府李氏送之有

語斥乘輿帝命卽內東門推治李氏辭服帝由是有誅
邦昌意矣 丁巳詔慰撫東南諸路先是經制使翁彥
國被旨修江寧城池宮室兩浙轉運判官吳昉助之有
擊登聞鼓者訴其橫斂黃潛善汪伯彥以彥國女爲綱
弟維婦因密啟之會彥國卒因落昉職與宮觀并撫慰
東南仍起復直龍圖閣趙明誠知江寧府兼江東經制
副使致誤小紀明誠明年正月己亥除知江寧府致建
康知府題名明誠以元年八月到任江寧要地無
緣彥國死半歲方除帥臣小紀蓋誤傅彥等至鞏縣檄河陽具舟金守
臣張巨不納彥曉諭之巨馳使雲中請命於左副元帥
宗翰九日而還彥乃得濟 金左副元帥宗翰奏河北

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金
主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
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之是日賜故淄州團練使
廣南西路兵馬都監知融州李拱家銀帛以拱領兵入
援京城死於敵也賊史斌據興州僭號稱帝守臣向
子寵棄城遁斌遂自武興謀入蜀成都府利路兵馬鈐
轄盧法原與本路提點刑獄邵伯溫共謀遣兵扼劔門
斌乃去法原秉之子伯溫雍之子也八月戊午朔洪
芻等流竄有差初芻等坐圍城中事屬吏帝命馬仲劾
之獄具芻坐納景王寵姬曹氏降授朝散郎陳冲坐括

金銀白盜與宮人摘花飲酒朝請郎金大均坐盜禁中
麝臍私納喬貴妃侍兒喬氏朝散大夫周懿文朝議大
夫張卿材朝奉郎李彝皆坐與宮人飲酒朝請郎王及
之坐苦辱寧德皇后女弟皆辭服議者以芻沖大均監
死帝以新政重於殺士大夫乃詔芻沖大均長流沙門
島責懿文卿材彝及之爲隴文茂隨四州別駕懿文英
州卿材雷州彝新州及之南恩州安置 徙宗室於江
淮以避敵願畱京師者聽之於是南班至江寧者三十
餘人又移南外宗正司於鎮江府西外於揚州 杭州
軍亂帝初立遣勤王兵還諸道杭兵才三百其將得童

賈殘兵與俱軍校陳通等謀爲變至是軍士縱火殺士
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翼日執守臣龍圖閣直
學士葉夢得詣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殺兩浙轉
運判官吳昉轉運判官顧彥成聞亂亟奔湖州眾乃推
通等七人爲首囚夢得逼昂權領州事浙東安撫翟汝
文聞變自將七千人屯西興且奏請浙西兵受其節制
己未元祐太后發京師庚申劉光世爲奉國軍節
度使韓世忠爲定國軍承宣使張俊落階官竝賞平賊
功也辛酉洛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庠
爲東京副留守以郭仲荀將所部扈元祐太后至南京

故也 御營司都統制范瓊將至襄陽李孝忠聞之率兵犯荆南府入其郭置酒高會瓊敗之孝忠率眾趨景陵 以李綱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綱奏以秋末幸南陽帝已許之既而潛善與汪伯彥力請幸東南綱謂人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一日畱身奏事言臣近者屢蒙宸翰改正已行事件又所進機務多未降出此必有閒臣者因極論君子小人不可竝立且言疑則當勿用用則當勿疑帝但勉慰之後數日遂有竝相之命 張慤兼御營副使癸亥命御

營使大閱五軍人馬自是執政皆有親兵 丁卯張慤
言河朔之民憤於兵亂自結巡社請依唐人澤潞步兵
三河子弟遺意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且
從靖康詔旨以人數偕補官資仍仿義勇增修條畫下
之諸路乃以忠義巡社爲名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
五隊爲部五部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社有正副二
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及五百人已
上偕補官有差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竝補正犯階級
者杖之歲十月案試於縣仍聽守令節制歲中巡社增
耗者守貳令尉黜陟皆有差 己巳詔諸路兵非專被

旨者毋得會行在 是日傅雱等至河陽金遣接伴使
王景彝來迓止許雱以五百人自隨日行百八十里

初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尚書省謂元字犯后祖諱
請以居宮爲稱至是庚午夏稱隆祐太后所居名隆祐

宮 王申先是河北宣撫使張所招徠豪傑以忠翊郎

王彥爲都統制效用人岳飛爲準備將飛初補承信郎

以戰功遷秉義郎帝初立上書論黃潛善汪伯彥不圖

恢復以越職奪官

攷異繫年要錄岳飛以論事罪廢又云不知所論何事據宋史本傳則以

論黃潛善也今訂正

至是歸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

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

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僭補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飛因進說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則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能提兵厭境飛唯命是聽所壯之僭補武經郎

趙子崧言杭州軍變遣京畿第二將劉俊往捕又命御營統制辛道宗將西兵二千討之 癸酉耿南仲責

授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

致異中興小紀作建昌軍居住誤也據繫年要

錄明年二月戊午改臨江

乙亥李綱罷先是張所至京師河北轉

運副使權北京畱守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不當又言招撫司置後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綱

言所畱京師招集將佐今尚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
騷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置司招撫因其
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
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邪時方艱危朝廷欲有經略益
謙小臣乃敢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時傅亮軍行
才十餘日汪伯彥等以爲逗遛復命宗澤節制之使卽
日渡河亮言今河外皆屬金人而遽使亮以烏合之眾
渡河不知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恐誤大事綱
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極論潛善伯彥力沮二人
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念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

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熟議而二人設心如此旣而潛善有密啟翼日帝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綱畱御批再上帝曰如亮人才今豈難得綱曰亮謀略知勇可爲大將今未嘗用而遽罷之古之用將恐不如此帝不語綱逗亮竟罷職綱復求去帝召綱曰卿所爭細事耳何爲出此綱曰人主之職在論相宰相之職在薦賢方今人才以將帥爲急恐不可爲細事殿中侍御史張浚復論綱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不可居相位又論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軍之暴勸納之虐優

立賞格公吏爲姦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帝乃
召朱勝非草制責綱以狂誕剛愎謀謨弗效旣請括郡
縣之私馬又將竭東南之民財以喜怒自分其賢愚致
賞罰弗當於功罪出令允符於清議屢抗執以邀畱用
刑有拂於羣情必力祈於親搢以至帖改已畫之旨巧
蔽外姻之姦茲遣防秋實爲渡河之擾預頒告命厚賜
緡錢賞逾百萬之多催運京師而止再敦促其速進輒
沮抑而不行設心謂何專制若此時浚章未下綱所坐
皆潛善密以傳勝非者翼日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綱在相位凡七十五日鄧肅言人主職在

任相陛下初登九五召李綱於貶所任以台衡待之非
不專也但綱學雖正而術疏謀雖淡而機淺陛下嘗顧
臣曰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遽罷之責辭甚嚴旣非臺
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辭者何所據依且兩河百姓數月
無所適從及綱搭置一月而兵民稍已安集僞楚之臣
紛然皆在朝列及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罪已稍正今綱
去則二事將何如哉肅尋與郡許翰亦言綱忠義英發
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綱旣罷畱臣無益因力求去帝未
許然潛善等皆有逐之之意矣 丙子浙東安撫翟汝
文以兵七千渡江先是杭賊陳通等給汝文來受降及

至城下賊不聽命汝文復還越州於是通等盡刺城下
彊壯爲軍有眾數萬 丁丑隆祐太后發南京郭仲荀
部禁旅從且制置東南諸盜 己卯黃潛善汪伯彥共
議悉奏罷李綱所施行者是日先罷諸路買馬唯陝西
諸州各買百匹其勸民出財助國指揮勿行已而傅亮
以母病歸同州張所亦以罪貶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庚辰詔榜諭爲盜軍民率眾歸降當赦其罪仍審量事
理命以官資若敢抗拒仍舊爲惡則掩殺正賊外父母
妻子並行處斬如大兵會合已到城下改過出降放罪
推賞仍令監司召募土豪自率鄉兵會合討蕩亦許先

次俗補官職 辛巳顏岐復爲御史中丞辭不拜改工

部尚書 壬午斬太學生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於都

市先是帝問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黃潛善

汪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

請二帝其言切直章凡三上潛善等思有以中之曾澈

亦上書詆用事者其閒言宮室燕樂事潛善密啟誅澈

并以及東東始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行路之人

有爲哭者東死年四十二 甲申許景衡爲御史中丞

中書舍人朱勝非試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 乙

酉遣使往諸路撫諭時以金人南侵朝命隔絕盜賊踵

起乃遣朝臣分往諸路體訪官吏廉污軍民利病殿中
侍御史馬伸使湖廣吏部員外郎黃次山使京東西兵
部員外郎江端友使閩浙監察御史寇防使江淮時祠
部員外郎喻汝礪往四川剗刷錢物王玚王忠經制河
東北錢蓋在陝西因就命之尋詔所至決獄卽死罪當
議者許酌情減降以聞 許景衡言臣聞議者多指開
封尹宗澤過失臣自渡淮聞澤誅鋤強梗撫循善良又
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竊歎慕以爲去冬京城有如
澤等數輩相與維持則其禍變未至如此其酷也且聞
封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較澤小疵別趨畱守不知今

之招紳威名政術加於澤者復有何人帝大悟仍封景衡奏元帝得賴以安景衡又言南陽無險阻城池而密邇盜區且漕運不繼不如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丙戌尚書右丞許翰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陳東死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相者今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乃力求去故有是命金以宗輔爲右副元帥駐兵燕京宗輔性寬恕好施惠尚誠實燕人安之金主詔曰河北河東郡縣職員多闕宜開貢舉取士以安新民有司以遼宋取士之制不同爲請命南北各因其所習之業取士號爲南北選真定拘籍境

內進士試安國寺宋進士褚承亮亦在籍中匿而不出
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試與諸生對策主文者侍中劉甯
故遼官降於金憤宋助伐金發策問宋上皇無道少帝
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起詣甯曰君父之過
豈臣子所宜言邪長揖而出甯爲之動容餘悉放第凡
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爲郎官一日
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闔石死甯薦承亮知稟城縣承亮
棄去致異金史隱逸傳天會六年既破眞定拘籍境內
進士試安國寺然金人於天會六年甯無破眞定
事也癸辛雜議作天會中皇子耶君破眞定拘籍境內
進士試場此南北傳聞之異詞耳金史本紀及選舉志
俱作天會五年當得其實又隱逸傳作主文
劉甯中不載其名雜議以爲名甯今酌書之

傅雲馬

識遠至雲中金左副元帥宗翰在涼陞未還左監軍完顏希尹遣其大理卿昭文館學士李侗館伴問虜使指虜以二帝表文及國書授之凡六日乃得見希尹與右監軍耶律伊都舊作余觀今改權知樞密院事時立愛攷異金史時立愛傳立愛以天會九年知樞密院事此時特權知可要錄以爲真授傳聞未審也今訂正席地重氈參決堂上兵部尚書高慶裔立其旁虜跪聽其語希尹先言南朝不割三鎮事又言通問之初安可遽及二帝卽不得請殆欲以兵取之耶虜遜謝再三乃罷就舍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建炎元年九月戊子朔詔諸軍團結五人爲伍

宋紀一百

起疆圉協洽九月
盡十二月凡四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

帝

建炎元年

金天會五年

九月戊子朔詔諸軍團結五人爲伍

等指揮並罷已丑建州軍亂先是調建卒往守滑州

爲金人攻退故例當得卸甲錢轉運使不時與是日大

閱軍校張員等作亂殺福建轉運副使毛奎判官曾仔

執守臣直龍圖閣張勤提舉常平公事陳桷檄朝請郎

王淮將士軍射士討之不能克後詔奎仔各官其子孫
一人 范瓊屢與李孝忠戰敗績會諸郡兵皆至瓊與
都統制官喬仲福及孝忠戰於福州之雲澤大敗之
辛卯河北經制使馬忠貶秩二等坐逗遛不進也先是
河東之民所在攻城邑皆川建炎年號又有紅巾軍
于澤潞閒嘗劫宗翰寨故金捕紅巾甚急然真紅巾不
可得多殺平民亡命者忠受命經制畏敵不敢前是時
命帶御器械鄭建雄知河陽府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
事閻勛助之忠仍逗遛故坐貶于是黃潛善汪伯彥共
政方決策奉帝如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 詔江池

饒建州所鑄錢以建炎通寶爲文 甲午命知揚州呂

頤浩修城池發運軍轉運使以將南遷也 初命兩浙

提點刑獄公事周格高士瞻督捕杭寇士瞻或里子也

欲招安之翟汝文奏今浙東與經制司槍杖手合萬人

兵勢已盛而憲臣意在黨賊已受其降今杭賊猖獗至

于主帥橫死致異李心傳曰葉夢得爲賊所拘汝文蓋信誤報已死故也漕臣斲首

而反寵以官是誘人作賊也賊乃遣其黨往秀州誘士

瞻及顧彥臣來杭州受降士瞻素隊入城北賊百餘騎

突出賴鮑貽遜下槍杖手在北門始獲免旣而格亦領

兵至上瞻始約日進兵然諸軍爲賊誘去者甚眾先是

辛道宗奉詔討賊軍行至鎮江府守臣趙子崧犒賜甚厚道宗掩有之行次嘉興始給軍士人五百錢眾怒潰去者六百人道宗奔還鎮江眾擁高勝爲首勝舊爲太行山盜名高托天亂兵攻秀州守臣直龍圖閣趙叔近城守人遺以綺四縑賊乃北趨平江府 丁酉詔荆襄關陝江淮皆備巡幸竝令因陋就簡飲食不事豐美亭傳僅備風雨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毋治官吏毋出有司百吏敢搔擾者重置于法惟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寨棚必令寬爽播告諸道使聞知焉 己亥皇子粦爲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封魏國公 庚子道君

皇帝淵聖皇帝自燕山徙居中京居相府院時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餘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宗室死者甚眾中書侍郎陳過庭亦在燕宗翰議縱遣之俄押赴顯州令厚加養濟宗澤自河北引兵還京師辛丑杭賊夜劫提點刑獄周格寨殺之提刑司所統蘇秀兵遂入杭與賊合時格所部淮南兵不肯從盡爲浙兵所害賊復以金帛遣人誘諸郡不逞使據城相應翟汝文慮變生肘腋遂引兵還越州賊勢愈熾壬寅詔遣官具舟奉迎太廟神主赴揚州命孟忠厚幹辦禮儀公事合用禮器隨宜充代薦新物令本州酌量應

判付直祕閣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王珪陞招撫
官代張所也于是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死貶所
乙巳詔沿河控扼州縣團結民兵明遠斥候若金人欲
乘船渡河先使善沒水手鑽穴其舟併力掩殺上下應
援毋爲自守之計有能沒兩舟者白身與進義副尉沿
海州軍依此初宗澤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
千二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人運車十有一執器械輔
車者四十有四回施曲折可以應川又據形勝立二十
四壁于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案視試之周而復始沿
大河鱗次爲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

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各四里有奇皆開濠濠廣丈餘于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用者乃上表請車駕還京不報。丁未中書舍人劉珏言近擢黃潛厚爲戶部尚書潛厚乃潛善親兄祖宗以來未有弟爲宰相兄爲八座而同居一省者惟蔡京專政無所忌憚京爲左相則卞爲元樞京領三省則攸領密院間潛厚潛善皆有章疏陛下從而允之亦所以全其守法之美疏入乃改命金主詔內地諸路每耕牛一具賦粟五斗以備歉歲戊申李孝義張世引步騎數萬襲德安府詐稱來受

招守臣陳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中夜孝義引兵圍城規已爲之備大敗之孝義遁走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率裨將岳飛等所部七千人渡河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輜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己酉募民入貲授官自迪功郎以下凡六等尋命每路以監司一員董其事軍賊高勝等入常州先是勝等過平江奉直大夫趙研棄城誘勝使入嚮之眾懼而退推其徒趙萬爲首至無錫李綱時方寓居出家財散賊乃去

致異熊克小紀賊至無錫縣知縣祁漸卑馬造賊大言曰聖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言不知漸曰若等無它宜于此時轉禍爲福祝

雙然相視遂送之出境此據孫觀所作祁漸墓志與此

異至常州守臣何袞恬不爲備賊入城大掠三日執通判曾緯而去 庚戌始通當三大錢子淮浙荆湖諸路用張慤請也政和舊法當三大錢止行于京畿東西及河東北由是東南小平錢甚重而物輕西北反是慤言大錢始不行于東南慮私鑄耳其後改當十爲當三自無私鑄之利何爲而不可行況財貨皆出于東南常慮錢寶不足于交易望詔三省參論以革因循之弊從之時更軍旅之後諸道財賦亾于兵火委于川途乾沒于胥吏者不可勝計慤在河朔時以心計爲帝所知自長地官至于執政帝獨委以理財嚴明通敵文移所至東

南諸路惕息承命國用賴以毋乏然懇在中書至于自作酒肆議者以爲苛碎焉 辛亥金主賜元帥右監軍

完顏希尹萬戶尼楚赫

舊作鉅木可今改

券書除赦所不原餘

悉不問

壬子詔賜張邦昌死始李綱議誅邦昌黃潛

善汪伯彥皆持不可及是間金以廢邦昌爲詞復用兵

帝將南遷而邦昌在長沙乃詔湖南撫諭官馬仲曰張

邦昌初間以權宜攝國事嘉其用心寵以高位雖知建

號肆赦度越常格優支賞錢數百萬緡猶以迫于金人

之勢比因鞫治它獄始知在內衣赭衣履黃相徇福寧

殿使宮人侍寢心迹如此甚負國家尚加惻隱不忍顯

肆朝市只令自裁全其家屬令潭州日給口糧常切拘

管仲至潭邦昌讀詔已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其迫

之乃登平楚樓而縊

攷罷蔡條百衲叢談邦昌死于平楚門下官舍揮塵錄餘話平楚樓

在天寧寺

于是高州流人王時雍亦伏誅

甲寅詔行在及

東京百司官如擅離任所竝停官梟捕就本處付獄梟

勘乙卯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潭州皆備

巡幸宗澤復上疏略謂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爲腹心

宗廟社稷所在民人依之今兩河雖未救寧猶一手臂

之不伸乃欲併腹心而棄之豈祖宗付託之意與睽睽

萬目所以仰望之心皆景德間契丹侵澶淵警報一聞

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勸幸蜀都惟寇準請帝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且臣奉迎鑾輿還都而後卽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親迎二聖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奉觴玉殿以爲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上疏後澤復營繕宗廟宮室臺省又以東門乃同鑾奉迎之地特增修之王彥及金人戰于新鄉縣敗績兵潰彥奔太行山岳飛以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金帥于陳金人爲退卻初彥旣得新鄉傳檄諸郡金人以爲大軍之至率眾數萬薄彥壘圍之彥兵寡且器甲疏

略乃決圍出敵盡銳追擊彥與麾下數十人馳赴之所
向披靡轉戰十數里弓矢且盡會日暮得免彥收散亡
得七百餘人保其城縣西山部曲感其義皆而刺赤心
報國字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
焦文通等皆附之綿亙數百里金人患之是日賊趙
萬人鎮江府境守臣趙子崧遣將逆擊于丹徒調鄉兵
乘城爲備府兵敗歸鄉兵驚潰子崧率親兵保集焦山
寺賊踰城入遂據鎮江初傅雱旣見金完顏希尹于
雲中留彌月會制置使張浚招撫使張所遣兵渡河皆
失利浚爲亂軍所殺金以用兵責使者雱遜謝希尹乃

以國書授雋等還書中索河北人之在南者及爲夏人請熙寧以來侵地又欲于河陽置榷場以通南貨雋受書以歸金人無聘幣伴使李侗自以乳香白金等贖之金人遣直史館王樞持冊使高麗 冬十月丁巳朔帝登舟如淮甸 戊午隆祐太后至揚州駐于州治

庚申詔諸路官司及寄居待次官或非王命備補之人以勤王爲名擅募民兵潰卒者並令散遣有擅募者帥憲司案劾以聞 宗澤復上疏言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勵不懈增築開濬起造輯理浸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

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
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二十人執長槍隨牌輔車
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
閱習軍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爲一隊見今四
壁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陳委
可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連珠寨以
嚴備禦臣見使王彥胄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
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爲一體敵人畏讐不敢輕動臣自
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德意街市人情物態忻悅教寧同
太平時景象願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比緣陛下委付

之重常患才力不任惕惕憂懼近日頓覺衰悴萬一溘
先朝露辜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不瞑儻使臣與
將士官民獲望同輦之塵俯伏百拜然後身填溝壑則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先是羣盜王再興以兵數萬王貴
萬餘人往來河上王善以車百乘寇濮州楊進兵尤眾
連擾京西諸郡至德安府守臣直龍圖閣陳規晝夜相
持十有八日而進技窮乃以百餘人自衛抵濠上求和
規出城與進交臂而語進感其誠折箭爲誓明日引眾
去圍光州澤遣招之皆聽命以進爲留守司統制澤理
財有方凡兩河及京東西諸郡求軍需者皆輟東京所

有與之不以爲閒既而澤聞帝已南遷又上疏詞意忠
懇帝優詔荅之 癸亥募羣盜能併滅賊眾者授以官

甲子李綱落職依舊宮祠時張浚論綱罪未已略言
綱陰爲慘毒外弄威權當時臺諫如顏岐孫覲李會李
擢范宗尹重者陷之以罪輕則置之閒散若非察見之
早而養成其惡則宗廟之寄幾敗于國賊之手願早賜
竄殛章再上乃有是命

放黜宋史張浚傳不載劾李綱事卽李綱傳中亦僅一書浚劾

蓋史家於浚多曲筆諱而不盡言也論者以李綱之進退關係南宋之興衰而綱之罷相遷謫實浚一力傾之

今據繫年要錄載入以補宋史之闕未可以晚節之忠而諱其早年之失也

直龍圖閣知

秀州趙叔近招杭賊陳通降之 乙丑詔罷帥府輔郡

要郡等招置新兵水軍準此 丁卯有內侍自京齋內
府珠玉二囊來上帝投之汴水翼日以諭輔臣黃潛善
曰太古之世璫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
以息盜耳 是日沙州回鶻遣使貢于金 庚午帝次
泗州 壬申升揚州天長縣爲軍 丁丑詔東南諸州
縣所椿私茶鹽礬賞錢每處各以千緡計綱赴行在用
都省請也戶部言諸路所收民間助國錢乞令計置輕
齋赴行在從之 己卯帝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有
孫琦者爲首左正言盧臣中從駕不及立船舷叱賊爲
所逼墮水死帝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張

浚以爲雖在艱難不可廢法乃劾統制官定國軍承宣

使韓世忠師行無紀降觀察使

攷墨朱子張浚行狀浚劾世忠上爲奪觀察使

攷世忠在南京已除承宣使行狀誤

贈臣中左諫議大夫賜其家鉅帛官

子孫二人

自罷常平司而諸路提舉官多以未受命

爲詞居職如故僞黨之被僞逐者往往不行言者以爲

國家所恃以號令天下者威信而已今無所忌憚如此

不可以不申戒乃詔帥臣監司體量罷奪其僞斥人護

送貶所隱庇者重坐之

庚辰命劉光世討鎮江府叛

兵卒已復命光世爲滁和濠太平州無爲軍江寧府界

招捉盜賊制置使御營統制官苗傅爲制置使司都統

制從光世行 癸未帝至揚州駐蹕州治舊制三衙管
軍未嘗內宿至是始日輪一員直宿行宮 詔內侍不
許與統兵官相見如違停官送遠惡州編管時入內內
侍省押班康履以藩邸舊恩頗用事諸將多奉之臺諫
無敢言者 丙戌兩浙制置使王淵率統制官張俊等
領兵至鎮江府軍賊趙萬等不知其猝至皆解甲就招
時辛道宗前軍將官苗翊猶在叛黨中乃委翊統之眾
心稍定淵尋給賊以過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
岸盡殺之餘騎兵百餘人戮于市無得脫者（攷異）小紀
劉光世林泉野記中興小紀皆作王淵今從之蓋
淵領兵往杭州在光世先因過鎮江而遂平之也 李

孝義攻德安不下行至蘄州張世斬之餘黨悉降 十

一月丁亥朔以揚州路滑始聽百官乘輜 戊子李綱

鄂州居住時張浚等論綱不學無術競氣好私不早寬
殛無以謝天下言者又奏近日辛道宗叛兵自蘇秀而
來綱傾其家貲數千緡竝製造緋巾數千道其弟迎賊
其意安在今陛下駐蹕維揚人清水安綱居常州無錫
縣去朝廷不三百里綱素有狂悖無上之心復懷快快
不平之氣常州風俗澆薄萬一盜賊羣起藉綱爲名臣
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故有是命 張
遇入池州遇本真定府馬軍聚眾爲盜號一窩蜂自淮

西渡江水陸並進池州守臣滕祐棄城走遇入城縱掠
驅彊壯以益其軍民辭以不習戰遇曰吾教汝卽命二
人取器械相擊殺一人乃止曰此戰勝法也能殺彼則
汝可活耳 己丑詔諸路無額上供錢水舊法更不立
額自來年始 庚寅詔求忠信宏博可使絕域及智謀
勇毅能將萬眾者詣檢鼓院自陳其後得宇文虛中劉
誨楊應誠劉正彥皆擢用之 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
呂頤浩試戶部侍郎兼權知揚州 辛卯金人圍磁州
朝奉郎王倫爲大金通問使時傅雱馬識遠至汴京
詔趣還問金人意復遣倫與問門宣贊舍人朱弁見宗

翰議事雋至揚州以金國書對于後殿擢雋朝請郎識
遠尚書考功員外郎 乙未張慤守尚書左丞兼御營
副使提舉戶部財用顏岐同知樞密院事 乙巳詔自
今被受中使傳宣者當時密具所得旨實封以聞如事
有未便者許奏執又詔凡宣旨及官司奏請事元無條
貫者竝中書樞密院取旨非經三省樞密院者官司無
得受復舊制也 丙午張慤守中書侍郎兼知如故
丁未黃潛厚請許淮浙鹽入京東每袋納僭路錢二千
東京舊東北鹽地分也時濱海道不通故許之 戊申
顏岐守尚書左丞兼樞門下侍郎 許景衡守尚書右

丞先是景衡陳十事謂方今人才未備而政事不立法度未修而宿弊尚存浮費不節而國用空虛賦役煩重而民力困弊命令不行而事多壅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盜賊繼作而吏民被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弗嚴姦賊未逐而貪暴滋多公議未申而親黨害政帝歎息曰眞今日之急務未幾擢爲執政 刑部尚書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右諫議大夫王賓試御史中丞 初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趙野行至密州眾推野領州事時山東羣盜縱橫劇寇宮儀據卽墨不逞野患之棄城去杜彥時據密州乃與軍士李達吳順謀自稱權知州事

追執野子張蒼鎮數其棄城之罪辯之惟一子學老得
脫彥盡刺城中人以益其軍 辛亥金人破河中府
趙叔近言杭卒今已就招請授以官許之劉珪言今盜
賊數殘州縣以招安之說誘之也金陵黥徒旣被厚賞
錢塘之兵建安之卒道宗之師又襲是跡而動今湖又
見告矣其視殺酒客等倖若刈草菅非徒無罪且有子
女金帛之獲紫袍象簡之榮觀今叔近所乞乃羣盜逼
作此奏非實情也許景衡亦言官吏無罪而被誅戮軍
吏有罪反受裔命其爲賞罰不亦倒置乎帝用二人言
乙卯寢其命 初壽春賊丁進自號丁一箭聚眾至數

萬遂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募人出城見進許以金幣犒師進殺使者圍城二十五日不能拔乃引去劉光世討張遇于池州至近郊南門賊望之曰官軍少且不整可破也時湖水涸賊出城越湖占長隄遶出官軍背官軍敗績遇率眾循江而上光世亦整兵追之十二月丙辰朔詔以待從四員充講讀官命諸路轉運司類省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部會圍城不果上以道梗雖赴乃命諸路提刑選官卽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每路選官六員臨期實封移牒漕臣一員監試不得干預考校仍用省額統計十有四

人而取一人省試有額自此 丁巳詔朕固好游畋有
以鷹犬輒稱御前者流海島 辛酉御營使司都統制
王淵入杭州初淵至秀州下令治兵十日乃行杭賊陳
通等聞之緩爲之備及是淵與統制官張俊馳至城下
傳呼秀州趙龍圖來通出不意出迎淵諭以朝廷遣賜
告身通等皆喜淵俊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淵召其
首三十人至庭下遽執之通呼曰已受招安何爲乃爾
淵曰我受詔討賊不知其它併執其餘黨悉腰斬之凡
百八十餘人百姓相賀 壬戌資政殿學士京東東路
制置使知青州曾孝序爲亂兵所殺先是臨朐土兵趙

晟聚眾爲亂奪門而入孝序度力不能制因出據廳事
瞋目罵賊與其子宣教郎訐皆遇害時年七十九詔贈

光祿大夫謚曰威

攷點龔頤正中興忠義錄作威愍會要無愍字

癸亥金人

攻汜水關初宗翰聞帝如維揚乃約諸軍分道南侵宗

維自河陽渡河攻河南右副元帥宗輔與其弟宗弼自

滄州渡河攻山東陝西諸路都統洛索

舊作婁室今改

與副都

統薩里罕

舊作撒魯喝今改

自同州渡河攻陝西時西京統制

官翟進扼清河白晷而帶御器械鄭建雄守河陽敵不

得濟宗翰乃屯重兵于河陽北城以疑建雄而陰遣萬

戶尼楚赫自九鼎渡河背攻南城破之建雄遂潰西京

雷守陳昭遠旣罷西道都總管所調西師以非所隸悉
引去昭遠數以洛陽無城池而強敵對境侵軼之狀聞
于朝且遺其子書曰今日捍禦甚難爲功四男二女無
可置念要爲忠義死耳乃遣驍將姚慶拒之于偃師縣
軍敗慶死之昭遠知城危卽命其將王仔奉啟退宮神
御問道赴行在旣而金人大入昭遠引餘兵南去翟進
率軍民上山依險宗翰據汜水引軍而東命尼楚赫分
兵攻京西先是知階州董庠以勤王兵入援潰散無所
歸宗澤以庠知鄭州澤聞金兵入境遣將劉達援之未
至庠棄城走是日尼楚赫至鄭州不入城而去徑如京

西中原大震 甲子諫議大夫衛膚敏上疏謂本朝后族或里祖宗以來例不得任文資乃者除邢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比又降中旨王羲叔與郡王羲安除太府寺丞物議太喧頗爲聖政之累疏入改煥光州觀察使 乙丑詔自今除授及行遣有罪之人竝須經由三省及宰執進呈方得施行或有干求請托乞御寶以行下者重置于法 丙寅張遇寇江州守臣陳彥文視事始十日固守不下迺引去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 丁卯詔諸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使臣依舊法隸屬帥司先是政和中改走馬承

受爲廉訪使者其權與監司均敵朝廷每有所爲輒爲
廉訪所議樞密院藉以搖宰相因復舊制 戊辰衛膚
敏疏論先朝嬪御皆至行在建承慶院以處之又置升
陽宮以治兵器及服御所須之物而使內侍典其役或
母后戚里之家有所干請閒以內批御寶行之人言噴
噴望以承慶營繕付之揚州升陽造作歸之有司戚里
內侍有干請過例者勿復降出其錫賚之費量功支賜
則人言不戒而自孚矣上嘉納之 金人圍棣州守臣
姜剛之率軍民拒守不拔而去 金洛索渡河拔韓城
縣初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唐重在關中以將官曲方

爲沿河安撫使方老而繆統兵屯韓城日以飲食蹴鞠爲事時河東經制使王瓌在陝府遣人渡河劫寨洛索遂自慈隰引兵而南重遣兵馬都監貴州刺史劉光弼齎金帛至河犒師光弼至華州聞敵逼河遂畱不進洛索至河中府官軍扼蒲州西岸洛索患之夜潛由上流清水曲履冰渡河出龍門山竝河而南距韓城四十里方始覺引兵遁去光弼聞之不歸長安而走邠岐聞先是榮州團練使陳迪自瀘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事還行在重以敵兵逼近奏畱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備敵又有嘉州軍事推官王尚被檄過岐下重辟尚主管

機宜文字畱長安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
行在重度金兵且入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
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
笑入地矣見者皆義之 壬申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
近能仍奪職時叔近旣招降杭寇陳通而言者論其嘗
受賊金由是免官拘繫于郡 甲戌金洛索攻同州守
臣直祕閣鄭驤死之先是驤聞帝幸維揚上章請自楚
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鎮守有急則首尾相應庶
幾敵勢不能衝決不報至是金兵及韓城驤帥兵扼險
擊之師小卻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驤獨

曰我爲太守義在效死閉州門赴井死眾推前知沙苑監周良立青菴于城上軍民猶守禦金人諭降良曰苟無殺戮當聽命許之卽授良定國軍節度使知同州惟遣十數騎入州學取書籍而歸州人感驥之義斂葬之後贈樞密直學士謚威愍同州旣破王瓌軍亂不能整先是閤門祇候張昱棄慈州奔瓌瓌乃命昱治陝而率眾由金商西入蜀州縣震恐欲閉關拒之利州路提點刑獄張上行破眾議迎瓌屯興元府供其衣糧時叛賊史斌僭號興州將攻興元府瓌遣統制官韋知幾統領官申世景領兵拒之復興州旣而瓌留屯久軍餉不繼

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等乃率兩川民閒助軍錢佐之又以偃宣截用遞歲應輸陝西河東三路綱川陝屯西兵自此始 初直龍圖閣知黃州趙令歲奉詔修城始畢會張遇自江州西上招令歲出城相見飲以酒令歲舉杯曰固知飲此必死願諸君勿殺城中軍民遇驚曰酒誠有毒以此試公耳奪潑地上地裂有聲羣盜皆重令歲器識引軍東去未幾丁進及羣寇來犯皆擊卻之 乙亥命守令勸農賑乏罷獻助錢物 金西北路都統鄂囉舊作幹魯今改卒鄂囉伐遼有大功後追封鄭國王 丙子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知東上閣門事韋淵言

橫行五司尚未遵元豐舊制乞併引進司歸客省東西
上閤門合而爲一以省冗員從之 丁丑詔宗室歸朝
官添差者勿罷已去任者復還之始議以軍興悉罷州
縣添差官以紓民力至是惟二者得畱 己卯金尼楚
赫破汝州初宗輔旣渡河議先攻汴京且分兵趨行在
而東京畱守宗澤增修守禦之備城外千里無糧可因
金人擾瀕河州郡諸將請斷河梁嚴兵自守澤曰去歲
城破正坐此爾尚可襲其軌邪命統制官劉衍趨滑州
劉達走鄭州各率車二百乘戰士二百人保護河梁以
俟大軍北渡金人間之夜斷河梁而遁時孫昭遠旣棄

河南去西京殘民無主乃開門山降宗翰入西京以李
嗣本知河南府自入西京大內與澤相持金人旣破汝
州將士挾西京北路提刑謝京以遁金人擊殺之州民
王氏二婦爲金兵所得投漢水死尸皆浮出不壞軍校
王俊收集潰兵後據繖蓋山有眾數萬 庚辰詔除京
畿東西河東北陝西等路依元降指揮置巡社外後來
增置路分並罷 給事中劉珪試吏部侍郎右諫議大
夫衛膚敏試中書舍人仍兼侍講膚敏在諫院纔兩旬
言事至十數黃潛善等忌之會膚敏復論邢煥雖已易
廉察而孟忠厚尚仍舊官詔曰邢煥朕之后父卽以換

武忠厚係隆祐太后之親宐體朕優奉之意庸敏乃力
辭新職時珏亦論戶部尚書黃潛厚當避親乃以潛厚
爲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同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庸
敏旣移官遂與珏俱謁告不出 以楊時爲工部侍郎
時年七十五矣入見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
爲先務者帝淡然之 中書舍人劉觀試給事中觀上
言今日之患在不在外敵在朝廷士大夫不在邇
鄙盜賊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簪簪富貴最
無狀之人編爲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明其罪如
以開邊用兵進以花石應奉進以刻剝聚斂進以交賄

權官進類爲數十條槩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鐸版播
告天下與眾棄之如此外敵莫不畏盜賊莫不服然後
忠賢安于朝而中興之業可得而定帝嘉納命臺諫具
名以聞後不異行 丁進旣去壽春宗澤遣使招之進
納款澤以僂宜補授言于朝詔進充京城西壁外巡以
所部赴京城四面屯駐 溫杭二州上供物几案有以
螺鈿者帝惡其靡命碎之通衢 乙酉帶御器械張俊
自杭州移兵討蘭溪僧居正破之 初建卒張員等旣
叛統制官朝請郎王淮雖駐兵城下未能破賊有軍校
魏勝者獨不從亂頗能調護其黨至是有詔招安員等

聽命守臣張勤提舉常平公事王浚明皆坐失職罷去
會淮治喪乃起復故官知建州使之撫定而以勝爲承
信郎權本州兵馬監押時員等雖開門然軍情猶未定
也 是歲夏歲元正德